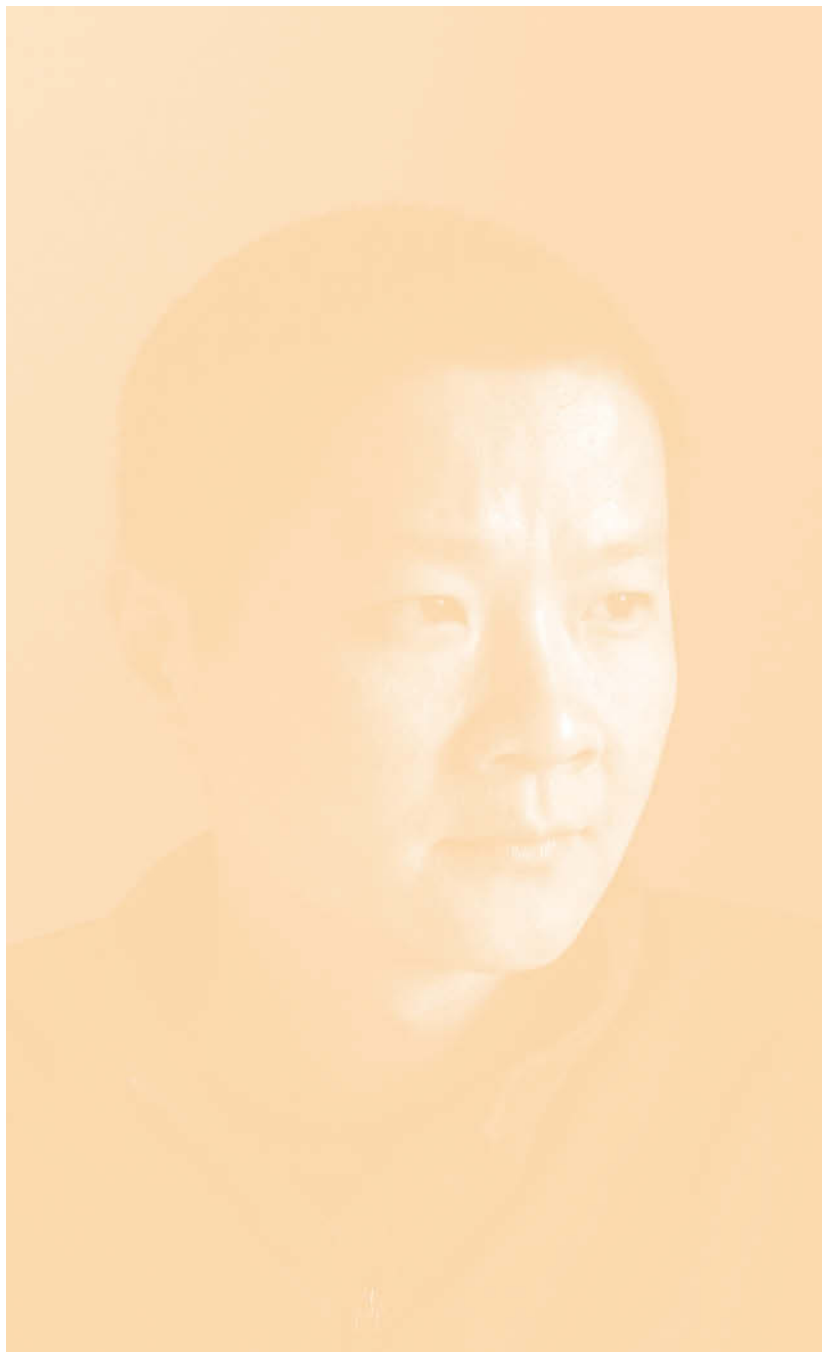


艺术中国  
人物

AAC

骆丹：  
在寻找虔诚的路上谱写素歌

文 / 刘倩



“在路上”一度成为摄影艺术家骆丹生活中的关键词。从2005年开始，他带着相机，开着一辆花了两万块钱在网上淘来的二手切诺基，走过中国4万公里的公路，用八年时间完成了三件作品。

大部分人了解骆丹的摄影是从《318国道》开始，他选择了中国最长的一条公路，从上海出发行至西藏，接着是从北方到南方的跋涉，第三次他选择了怒江沿线，于是有了《北方，南方》和《素歌》两件作品，苦行僧式的行走拍摄了公路沿途的人和景，以图像讲述着正在发生的中国的故事：“一直迷恋在路上，边走边拍照片，我不是想去表现现实世界如何真实，只是想在现实当中去发现找寻，印证属于自己内心的种种迹象。”

走过这么多的路之后，骆丹无论是对于生活还是摄影的看法都发生了很多转变，从最初的内心狂躁不安，去寻找那些不一样的环境和人，但几年下来走了这么久，他发现其实很多路都是一样的，“走得多了发现其实是一种不断的重复”，所以现在的骆丹生活相对比较安定平和，心情也不像之前那样躁动，在2012年底完成《素歌》的拍摄工作之后，2013年主要进行后期阶段，相对于路上的骆丹，现在的他虽然少了奔波却依然忙碌，每天忙着处理片子，《素歌》依然是他今年整年度的计划：“2013年主要就是想计划完成《素歌》”。

## 初识摄影

回望骆丹的摄影之路，已经有十几年时间。步入大学时的骆丹或许从来没有想过未来从事的是与摄影相关的工作，他在四川美术学院学习装潢设计专业，某次去四川凉山外出写生时他跟家里亲戚借了一台胶片相机，从而引发了他对摄影一发不可收拾的喜欢，“其实在写生过程中还没有特别的感觉，用的是黑白胶卷，什么都不懂，见了啥拍啥。”回到学校后的骆丹自己按照书上的配方找药水冲洗，冲洗之后找打印店打了几张出来，摆在眼前时，之前一直学习画画的骆丹突然看到了完全不同的形式表达，摄影对于细节的体现让骆丹开始心动，此后的每年写生他都特意带上相机拍一些东西回来，做成小照片贴在家里，就这样他开始对摄影着迷。

毕业之后骆丹先后工作于两家广告公司，第一次工作主要以做设计为主，所以摸相机的时间少了，但第二个工作单位让骆丹又走近摄影。公司有一套比较专业的暗房冲洗设备，那时只要有时间，骆丹就把以前拍的胶卷拿出来放着看，但无论如何喜欢，摄影总归是业余爱好，他开始打着算盘如何才能成为专业的摄影师。

偶然的他会留意到成都的一家报纸招聘摄影记者，报名应聘但经验不足，所以骆丹没如愿，“没有成功也没有放弃，就自己心里觉得还有机会，要学习准备更多的东西。”后来另外一家报社招聘广告部的人，恰好广告也是自己的专业，骆丹心里嘀咕说不定进去之后能够与摄影部门离的近一点，带着他不知未来的期待进入报社工作，一步一步靠



近摄影。

机会总是让给有准备的人，最终幸运女神还是降临到骆丹头上，“1997年春节报社摄影部的一名同事因为工作关系被调到北京，于是摄影部就空出来一个名额，我跟摄影部主任挺熟，就跟他说明我也喜欢拍照片，你看能不能给我一个进入摄影部的机会。”看了他拍的照片之后，摄影部主任评价很高，于是骆丹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一名职业摄影记者。由于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跟文化沾边，所以文化娱乐类的新闻都由骆丹来负责，从1997年到2006年辞去报社的工作，骆丹作了9年的摄影记者。

用他自己的话说，最初成为专业摄影记者时总有一股冲劲，想做到行业最好，但是后来市场化的运作模式逐渐渗透到报社，报纸的工作重心慢慢转向娱乐方向，早期年轻气盛的新鲜劲被娱乐的热闹逐渐消磨掉。骆丹在归纳整理大量拍摄作品时才意识到问题，完全为了报纸刊登的拍摄中，根本没有留下自己任何的痕迹，于是他的内心又开始发生转变，总觉得要拍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

在报社相对独立的工作状态为骆丹带来很多自由时间，“文化娱乐板块有工作上的特殊性，大部分都是晚上活动开始，工作结束也都12点过了。”夜猫子式的工作方式形成之后，骆丹下班回家之后大脑依然处于兴奋状态，于是他就晚上看书看电影，连续几年都是同样的状态。他自己认为这种长时间的训练对于自己视觉和思想上起到了特别大的帮助，“当我看了很多书和电影之后，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潜移默化的浮现出来并开始清晰。”

在工作过程中，骆丹通过网络与成都另外两位志趣相投的摄影师阿斗和冯立认识，三人经常在一起长时间的聊天，思想也变得成熟起来，直到2005年，三人一起参加了平遥摄影节，“那是我参加的第一个摄影作品展，现在回头来看不管是从展览形式还是片子内容都还是挺青涩的。”但那次展览之后，自己要拍摄的东西开始逐渐清晰起来，开始了他《318国道》的拍摄。直到2006年春节，骆丹辞去工作，结束了他摄影记者这一敲门砖式的身份。

## 源自电影的公路拍摄

谈到《318国道》的创作缘由，骆丹很兴奋的介绍起了一部上世纪60年代美国拍摄的电影《逍遥骑士》，演员彼得·方达、丹尼斯·霍珀和杰克·尼克森等都成为后来的大师，这是全世界公路电影的开山之作，讲述的是两个青年人贩卖大麻赚钱之后，将钱藏在哈雷摩托车里，沿着美国66号公路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整个影片就是讲述一路上他们遇到的故事，而结尾则是两人被一个路过的卡车司机莫名其妙的开枪打死。

整部电影就是通过这两个年轻人一路的经历，对于当时美国各种社会思潮和人们的





精神状态做了一个全方位的扫描，骆丹看到这个片子之后特别激动。“我受西方的价值观影响特别大，比如说对物质的抛弃和对精神自我完善的追求。我一看到这个片子之后特别激动，我想我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拍一部属于我的公路片，只不过是摄影的方式来，所以决定找一条中国的路去拍摄。”

决定之后骆丹就走到地图前，很自然的找到318国道这条路，318国道从上海到西藏，从地图上看它似乎将中国大陆正好横切一刀，无论从地理、文化还是经济的多样性来看肯定存在非常大的信息量，毫无疑问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这条公路地域跨度非常大，从上海这座经济中心向不发达地区逐步递减，包括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地区、江南地区、湖北华中地区、四川三峡地区、西藏高原地区，就这样他开始了“在路上”的游走。

从最初的选择到准备再到走完整条公路，骆丹用一台玛米亚7完成了他的拍摄，共用了一千多个胶卷，骆丹曾经坦言当时经济窘迫，尽可能用最低的投入和最低的费用把这个事情干完，胶卷也是用富士最便宜的那种，“我当时去上海，还有一个朋友也飞过来，我们一起去那儿拍，后来就去上海的摄影城，正好有一批快要过期的胶卷，那个时候很便宜，我们买的时候才10块钱一卷，就是差不多几百个卷的买，后来我的用完了，另外一个朋友，在我去西藏前把他买的也送给了我。”



走完318之后，骆丹的内心有了很大的转变，他在路上找到了自己的信仰——基督教，他说：“人在路上必然会遭遇很多的事情，在做这个作品之前，我的精神状态很迷茫有一种飘忽的感觉，现在社会大背景下好像每一个人都像一个游魂一样无处安身的感觉，始终有一种对未来无可知并无法预期的恐惧，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不安的情绪伴随着，总有一种不太安定的生活状态和焦虑的情绪。在我上路之前似乎内心深处一直在寻找着一种东西，现在回头看看好像是一种注定，在路上得到某种启示，后来也是某种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基督教，看到圣经的内容之后豁然开朗。很快就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信仰。”



在骆丹的创作感想中这样写道：“318国道，从上海到西藏，一万八千公里的旅程，一路上有过无数次偶然的邂逅，遇到的人，看到的景，经历的事，一切都是那么似是而非。在上海，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人们戴着厚厚的盔甲在路上来去匆匆，如同置身于城市的沙漠。西藏这个连氧气都缺少的地方，却处处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久违了的温暖。很遗憾，这样的温暖也将随着物质的发展慢慢冷却下来，似乎是必然的趋势。现在，我一次次感觉自己走在回归的路上，满心期待的向前，实际上我根本错了。路的另外一头是通往与现实同样糟糕的虚幻世界，很显然，在这条路上，盔甲人已经远远地跑在了我的前面，我开着我的破车无心追赶。”完成了《318国道》之后，他带着作品去参加了连州摄影展以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的评选。





## 从环境到人的焦点转换

在公路沿线拍摄的过程，也是骆丹内心完成转变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是自己实践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东西是慢慢形成的，在开始的时候是不断的探索和寻找，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这种寻找就是朝着那个方向去的。”从《318国道》到《北方，南方》再到《素歌》，除了拍摄方式、摄影技术的改变之外，或许内心的变化是骆丹最宝贵的积淀，他从开始对318国道环境和人物的记录，经历《北方，南方》系列的过渡，《素歌》的拍摄他开始专注于人。

《北方，南方》的创作严格意义上说是《318国道》的另外一个部分，走完318的时候他已经打算要继续拍摄，只是方式不同而已，没有按照某一条线路而是进行大范围的游走。这个作品的拍摄中有了318积累下来的经验，内心也有一些变化，例如318国道上的拍摄似乎就是对沿线环境和人们的一种扫视，都是骆丹看到自己眼里的东西，虽然有时候自己也能够其中再现，但自己的角色始终是在观看的一方。

而他在《北方，南方》的创作中体验到一种变化，“我看到一些东西不是和我没有关系的人和场景，就像是我看到的一些人，他们想的就是我想的，他们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特别是《北方，南方》拍摄到后期的时候，那些问题已经积累到铺天盖地，他开始困惑：“他们就是我，他们的出路在哪里？我的出路在哪里？”

带着这些问题再加上自己信仰上获得的东西，骆丹感觉到似乎有一个答案等待他去寻找，所以当他走到怒江拍摄《素歌》的时候，觉得答案就在那里，《素歌》也就自然的形成。仔细观看，《素歌》的变化主要的还是对人自身的一种关注，骆丹坦言：“我在2012年拍的一组作品，这些都和人有关，还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关注人自身的关系。”

《素歌》从画面上来看与之前的拍摄产生了很大变化，他没有再大范围的去游走和寻找，“找到这个地方也是通过朋友了解到那里有大批的基督教信仰，相对来说比较独立，所以很快就进去开始拍摄，基本就蹲在那里，即使活动也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另外，从拍摄技术上《素歌》也采用了一种早已被时代淘汰了的古典摄影工艺——湿版火棉胶摄影术，这种摄影技术在摄影史上仅风光过二三十年，骆丹又在历史中把它捡起：“它是由很复杂的工艺来完成，这个工艺有它特有的细节，一些制作的东西，都具有它的一些明显的特点；所以说我采用这个东西就是看中了它的操作过程，工艺的流程到最后呈现的视觉效果都是看到它的不同的地方，我觉得和我《素歌》的拍摄是比较吻合的，很贴切，所以我就用了这种工艺。”

骆丹强调《318国道》、《北方，南方》、《素歌》这三件作品虽然有所不同，但依然是有很强烈的内在联系，那就是自己所经历的这段探索的过程和获得的内心的安定平和。



16> 骆丹作品

